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凤阳明文化研究

张馨懿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省滁州市, 239000; 2045553906@qq.com)

摘要: 凤阳作为明文化发祥地与明初遗址所在地, 承载着六百年的历史文脉。在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背景下, 激活明文化的当代价值, 既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使命, 更是推动凤阳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如何通过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构建内生发展动力, 已成为凤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研究以构建物质、功能与意义三重属性框架为总体指导, 以建设“文化引领-产业驱动”相互促进的生态框架为有益补充, 探讨凤阳明文化的活化机制与实践路径, 旨在为文化驱动型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关键词: 凤阳; 明文化; 乡村振兴

引言

“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之一, 强调以“文化赋能”重构乡村发展动能。其内涵不仅限于静态保护, 更要求通过“系统性挖掘”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即要在充分调查基础上, 运用“物质、功能与意义三重属性框架”理论框架, 对乡村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多维度梳理, 构建“资源图谱-价值阐释-产业活化”的闭环路径, 要从单一保护向“文化场景再生产”的范式升级。系统性挖掘的本质, 是建立“人-地-文”协同机制, 将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凤阳明文化发展现状

凤阳作为明文化发源地, 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中都城遗址”、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明皇陵石刻”、及国家级非遗“凤阳花鼓”等文化遗产。2017年新的凤阳城市规划树立了以鼓楼为老城区核心, 以钟楼为新城区核心的架构, 发展与明中都城脉仅仅契合契合。三组位于钟楼及鼓楼之间的新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 担负起将云霄街上原先隐约的历史节点重新串起, 将凤阳六百余年来的城脉再次呈现的任务, 回应着凤阳城市发展“一座明中都, 凤阳城市魂”的重要定位 [1]。2021年《凤阳明中都城和明皇陵遗址保护条例》的颁布, 既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专项法规支撑, 又与“一村一品”等国家政策衔接。利用好各项文化资源已然成为实现凤阳地区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强大动力。

在此基础上, 要助力明文化从“历史遗产”升维为“文明资源”——通过系统性挖掘释放其精神价值、经济价值、治理价值, 最终实现“以文化重塑乡村发展范式”的战略目标, 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文化驱动型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参照。

2. 现存问题诊断

首先是遗产保护与开发效能的非对称性矛盾。凤阳明文化开发中存在遗址活化路径单一化的问题。明中都城遗址与明皇陵石刻仍停留在“静态展示+观光旅游”模式, 未能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可深入体验的文旅产品。且非遗传承存在代际断裂, 凤阳花鼓等非遗技艺面临传承人平均年龄较大、年轻群体参与度不足的困境, 非遗传统技艺未形成“生产性保护-创新设计-品牌输出”的产业链闭环。

再次, 凤阳地区文化价值转化体系尚存在系统性缺陷。当地明文化资源图谱碎片化, 物质遗产、非遗、民俗等文化要素尚未建整体性联系, 影响整体性开发规划; 此外, 当地仍存在产业融合度不足的问题。近年来文化相关产业增加值较低, 未能形成普惠性“遗产公园+文创研发+研学教育+节庆经济”的复合产业矩阵。最后, 地区文化传播力的构建存在结构性障碍。明文化IP开发浅层化, 未形成“大明中都”品牌性的文化符号。现有文创产品同质化较高, 缺乏像“故宫文创”式的现象级产品体系。当地文化叙事体系也存在较为断裂的现象, 整体文化传播呈现碎片化。

3. 明文化助力凤阳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3.1. 以构建物质、功能与意义三重属性框架为总体指导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构建物质、功能与意义三重属性的协同激活机制，是实现文化资源系统性价值转化的关键路径。凤阳明文化的活化实践，要通过主动建构“物质载体激活-功能价值延伸-意义认同重构”的螺旋式发展模式，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向现代生产要素的深度转化。

物质属性指地方可感知的物质形态，包括自然景观、建筑遗产、空间布局等实体元素。它是地方感知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人们对地方的直观印象。在明文化中主要体现为各类载体，如凤阳的明中都城遗址、明皇陵、鼓楼等建筑群。作为明代早期的都城规划遗存，它们是明初文化物质属性的核心体现，要发挥好其作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物质载体的重要作用。以明中都遗址、钟楼古建群为核心，突破静态保护思维，通过遗址公园动态展示、AR虚拟重建等技术介入，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叙事场域。例如，在城墙遗址嵌入声光交互装置，使游客触摸砖石时触发历史影像，让物质遗存成为激活集体记忆的媒介。这种物质层面的创新转化，为后续功能延伸提供了具象化的空间载体。

功能属性涉及地方的实际用途和社会活动，如经济生产、交通网络、节庆仪式等，体现地方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反映其动态性与实用性。要进一步发挥凤阳文化旅游与经济功能，通过功能性重构打破遗产的观赏性桎梏，使其嵌入现代产业链，实现文化资源向生产要素的实质性跃迁。对明文化遗址再次进行创造性开发，吸引游客并带动地方经济；同时引导其作为教育基地，承担历史教育功能。此外，凤阳当地可通过举办“明文化节”“明太祖祭祀大典”等活动，激活历史空间的社会功能，促进文化传承与社会参与。

意义属性是明文化的精神内核。首先要创造历史认同与集体记忆，作为明朝发源地，凤阳承载了“龙兴之地”的象征意义，成为地方自豪感的源泉，其中明皇陵、古城墙等建筑不仅是物质遗存，更是朱元璋家族与地方历史的记忆载体，以此为中心设立“中都记忆工程”，系统收集整理民间口述史、家谱资料及传统营造技艺，定期举办中都营造技艺传习班，组织本地工匠参与遗址维护。开发“凤阳记忆”数字档案库，将历史影像、建筑测绘数据、非遗传承人访谈等资源进行云端共享。二是文化象征与身份建构：要提炼明文化为凤阳典型的“文化IP”，提炼明文化视觉元素库，包含中都城脊兽纹样、明初服饰图案、凤阳花鼓传统纹饰等，设计“大明中都”城市视觉识别系统，形成标准化的建筑装饰构件、城市家具、旅游导视系统，在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中统筹应用，通过符号化的历史元素，强化地方身份，并在当代语境中扩大对凤阳明初文化意义的宣传。

物质是地方感的物质根基，功能是维系地方生命力的纽带，意义则是地方精神的内核。在凤阳明文化的实践中，三重属性协同机制通过物质载体的功能激活、功能实践的意义生产、意义重构的反哺作用，激发发展动能。这种机制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发展共识、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创新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文化解决方案。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保护了历史遗产，更通过动态的功能实践和意义再生产，使地方感从静态的“历史空间”升华为活态的“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地方身份的重塑与可持续发展，释放更大的文化势能。

3.2. 以构建“文化引领-产业驱动”相互促进的生态框架为有益补充

重经济、轻文化，重效益、轻保护，历来都是各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通病。安徽明文化资源多为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开发利用时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规，应强调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开发。在开发利用明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开发的规模和效益，也要注意内涵建设，用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充实其内涵，提高凤阳的文化品味[2]。在乡村振兴同质化竞争背景下，凤阳的明文化资源如明代建筑风格、民俗技艺等具有稀缺性。保护并提炼这些文化符号，也可避免乡村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为文旅产业提供独特卖点。

当地可通过制定明文化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规划的相关规定，明确将明中都遗址保护、非遗传承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土地资源利用的精准匹配。同时，可借鉴贵州“阳明文化+特色产业”政策体系，设立县级明文化发展基金，将明初文化与当地现有文化产业基础相融合，探索“政府注资+企业运营+村民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构建社会资本参与的文化产业链。同时要注意，在产业驱动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可能侵蚀文化原真性。要及时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限制核心区域商业过度开发，在保全文化根脉的基础上释放经济价值。

此外，要不断深化文化资源的多维解码，开展数字化建档与活态传承工程，依托明中都城遗址、龙兴寺等文保单位，建立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库，完成遗址空间数据、碑刻文献的数字化存档。同步开展凤阳明文化基因图谱编纂工程，系统梳理建筑规制、礼制习俗等文化符号，形成可量化分析的文化要素编码体系。在非

遗技艺产业化开发层面，设立凤阳花鼓传习基地，结合“非遗工坊+文创企业”模式，开发花鼓元素灯具、乐器盲盒等产品，提供文创形式提高花鼓影响力与生命力，提高对潜在传承者的吸引力。

再次，可通过丰富文旅价值转化体系，在文旅融合领域，可构建“数字中都”时空穿越系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复原明中都皇城三维模型，开发VR实景剧本杀《洪武开国》，串联南京形成“大明文化廊道”。非遗产业化需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如将凤阳花鼓的镂空造型转化为模块化灯具设计，与智能家居企业合作开发声光互动产品；复刻明式家具时融入人体工学设计，打造“新明式”生活美学品牌，借鉴贵州阳明悟道酒业“场景营销”策略，推出“中都宴”文化主题餐饮。“以游促研”创新设计研学旅行产品，开设“中都营造密码”研学课程，包含夯土墙制作、古建测绘等实践模块，同步促进研学基地与全国中小学校合作、与高校建立学分实践互认机制。

从品牌塑造角度来看，应充分利用明初文化优势，以明文化为核心塑造文化品牌，结合当地资源，开发“大明之源·传奇凤阳”创意IP，实施品牌矩阵战略，在物质载体层，推出“中都古韵”农产品系列，将明城墙纹样转化为贡米、芝麻油等本土产品包装的可视化标识；在体验场景层，打造四季主题节庆体系，春季举办明文化花朝节，冬季复现明代腊月赐福仪式，借鉴汪满田鱼灯“村民自媒体矩阵”经验，发动村民用短视频记录节庆筹备过程，扩大影响力；当地可以尝试恢复庙会传统--凤阳庙会起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洪武年间，一直流传到2006年，其与明初文化息息相关，据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出生在凤阳庙会的土地庙里。让庙会传统赓续也是塑造明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促进凤阳经济发展、提高凤阳在国内的知名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

文化振兴乡村离不开构建科学的传播矩阵。以“3T”传播模型（Tradition-Transition-Transcendence）为理论基础，通过传统基因解码（Tradition）、现代传播转型（Transition）、创新价值超越（Transcendence）的三重演进促进从传统阐释到现代重构的叙事链条的形成。健全传播效能保障机制，组建“非遗传承人+新媒体运营官+乡村CEO”协同团队，形成人才优势。构建本土化、时代化的数字传播矩阵，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电商、元宇宙空间等年轻化端口，对明文化进行创新转化，打造“朱元璋IP宇宙”，开发系列动漫、手游及影视作品，形成“明文化超级符号系统”。建立IP授权中心，赋能本地农产品包装设计；开发“花鼓韵律操”挑战赛等互动内容、建立“凤阳明礼区域品牌直播间矩阵、构建虚拟凤阳古城NFT数字藏品体系，实现古韵新诠，降低文化广泛传播的难度，增强文化感染力。

最后，要不断激活凤阳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对凤阳明文化的开发不仅要着眼物质方面，更要看到其文学层面可开发的价值，多维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宋濂、刘基、高启、唐顺之、李梦阳等都到过凤阳，写下了大量诗文，柳琬曾在《中都杂咏十二首》则凤阳景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将其归纳为十二景，促进了旅游地形象的形成。在民间文学方面，凤阳也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明清时期，长淮卫街是全国闻名的灯谜之街，朱元璋多次参加长淮卫的谜会，兴建灯谜馆。灯会内容极其丰富，寓意深远，具有增益智力、陶冶情操的作用。将灯谜与猜谜活动融入旅游当中，不仅能够丰富旅游项目，增强游览者的参与度，更能提升景点的内涵[4]。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对于当地国家级保护资源凤阳花鼓进一步深入开发和利用。凤阳花鼓是安徽省的传统戏剧种类之一，也是安徽省内唯一一项曲艺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要合理地开发其经济价值、创造文化生产力，带动凤阳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5]。

4. 结语

凤阳的乡村振兴实践，本质上是对明文化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构建物质、功能与意义三重属性框架、科技赋能的场景重构、品牌文化的构建与活态传承等，有望走出一条“文化解码-资源活化-价值转化”的特色路径。当明中都的夯土城墙在数字建模中焕发新生，当凤阳花鼓的韵律与现代农业的脉搏共振，这座古城正以“文化基因解码为笔、资源价值转化为墨、三重属性融合为纸”，绘就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双螺旋发展图景——在物质载体上重构乡土空间，在功能迭代中激活文化动能，在意义叙事里书写文明赓续，让六百年的历史积淀真正化作驱动乡村振兴的澎湃地泉。

基金项目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的明文化传播研究”（S202310879200）；安徽科技学院科研项目“明文化视域下的凤阳形象研究”（2023RW05）

参考文献

- [1] 郭华瑜, 胡占芳, 李国华. 激活历史密码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J]. 古建园林技术, 2024(1): 79-83.
- [2] 王雪娟, 高方琴. 浅议凤阳县“明文化”特色旅游 [J]. 安徽农学通报, 2008(18): 15-16. DOI: 10.16377/j.cnki.issn1007-7731.2008.18.124.
- [3] 王献忠. 以明初文化为主题的凤阳旅游产业开发模式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9): 22-23. DOI: 10.13665/j.cnki.hzjjykj.2012.09.058.
- [4] 姜勇. 凤阳明初文学旅游资源价值与开发 [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 36(6): 68-69.
- [5] 刘心语, 李俊秀, 周怡婷. 非遗花鼓韵文创新风采 [J]. 文化产业, 2025(10): 117-119.